

《锅匠、裁缝、士兵、间谍》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锅匠、裁缝、士兵、间谍》

13位ISBN编号：SH10309-165

10位ISBN编号：SH10309-165

出版时间：1987年

出版社：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作者：约翰勒卡雷,John le Carre

页数：408

译者：林子书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锅匠、裁缝、士兵、间谍》

内容概要

潦倒的前英国情报局局长的高级助理乔治斯迈利，突然被委以重任，负责找出潜伏在局中的“鼯鼠”（双面间谍）。四位老友都有嫌疑，他只有撇开往日的恩怨，抽丝剥茧地追寻下去。。。

《锅匠、裁缝、士兵、间谍》

精彩短评

1、这是我坚持看完的小说里看的最慢的一本。我看小说很少会中断，但看《锅匠》期间，我看完了《脑髓地狱》、《三体》还有n多的slash..... 我跟朋友直白的表达我看完以后的第一反应：“《锅匠》绝对是我看到过的最没劲的一本“小说”，但毫无疑问是相当牛逼的。就故事性来讲，它基本上就没有。无聊，沉闷，少有起伏。但就内容来讲，尼玛暗藏玄机，措辞精确，逻辑深入.....更像一本间谍报告.....只能说是报告中的微有点文学修饰的‘小说’”。我说的不客观，但确实抒发了我的心情。 底下的想到一点写一点。 初步的只能说，我看到的书中所表达出的一些观点： 首先，作者本身是间谍出身，在战争背景下，它所身处的英国是“自由派”，苏联就是所谓的“改革派”。敌对双方需要谍报组织来提供情报，需要有勇有谋甘愿牺牲自我牺牲一切的人来肩负极大的危险与责任（这些责任包括工作的基本任务，以及在万一事情败露之后，不为他人所用，保护组织信息）。但提到所谓“自由派”也好或是“改革派”也罢，你很难不去怀疑政府无非是利用某种“信条”或“教义”或单纯的“是、非”来为争夺提供理由，来说服遵从它们并为之工作的人们。而作为个体来讲，个体在这之中所经历的、如何被对待（“保护”或“舍弃”或“褒奖”或“谴责”或别的什么）、甚至被选择以某种方式对待的原因，在本质上和感受上都是一样的。况且“主义”没有方法评判对错，至少现今这个结论也没有得出，有的只是差异导致“敌我”。 在这一点上作者看的尤其清楚，他书里的主角也是如此。他们并没有身处在那样高的位置上可以面对面的注目对手、下达“原因”或控制形势的走向。对他自己也好，自己这边以及敌营中和他情况类似的人也好，身为“个人”的这些人，将他们的意志留在某一方的理由是否足够突出？当“自我”面临被扼杀的时候呢？如果说“血缘”也好，“民族性”也好，是烙在骨髓里的印记的话，“背叛”又怎么能被容忍成“本能”？

没写完。。下班回家

2、原文出处：<http://www.douban.com/review/1047355/>，该文字经danzhu同意转载并修改过。忍受着我不太喜欢的翻译风格和译林恶俗之极的封面，终于在南京回上海的火车上看完这本在手边放了好几年的书。 这本书在国外，特别是英国应该非常出名，BBC 70年代拍的同名电视剧也同等出色，可是，这本小说在国内好像却没有太多人关注，即使去年奥斯卡上《不朽的园丁(The Constant Gardener)》颇出风头，勒卡雷的名字在中国也日益被熟知的情况下，估计也不会有多大变化。原因很可以理解——这本书太复杂了：情节千头万绪，人物杂乱无章，关系错综复杂，叙事非常自由，不是顺序也不是倒叙，是几乎没任何线性规律可循的插叙，还有n多的代号n多的人名。总之，我第一次看连头10页都看不下去。 勒卡雷本人的间谍背景就不说了，冷战历史我也不熟悉，只能单纯地说这本书和这个故事。勒卡雷在这本书里，独创了一个词，mole，鼯鼠，代表渗透到对方间谍集团内部的双面间谍，也就是无间道里的卧底。斯迈利（Geodge Smiley）原本是间谍集团代号“马戏团”头目老总（Control）的亲信，老总失势倒台，斯迈利也随之被清理出马戏团，消沉地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突然又被召出山去找出潜伏在局里那只隐藏的鼯鼠。这只鼯鼠必然是集团内最高级的4个间谍之一。整个故事就是斯迈利怎样通过调查马戏团旧人，翻阅各种档案，找出鼯鼠之谜的过程。

把我引向勒卡雷这本书的源头是BBC的那部电视剧，就着无比烂的字幕看完7集之后，觉得脑子都乱掉了，压根没搞清楚里面的关系。这次再回头看书，突然看明白些了。 原来勒卡雷设计了一个极其精妙的魔方，这个魔方组成了一个封闭的间谍的世界。 最顶上最明面的那块，也就是主线，斯迈利如何通过寻访和阅读，追查鼯鼠。这面会出现许许多多的人，他跟这个那个人谈话见面，这些多半都是旧日的间谍同事，每个都有血有肉有烦恼；另外就是不停埋首旧档案，企图从中找出蛛丝马迹，所以它完全有别于普通间谍片的动作和惊险，斯迈利记忆力和逻辑极好，长得是矮矮胖胖，可不适合冲锋上阵当英雄； 侧面1：斯迈利妻子的不忠，她和马戏团才子韩彼尔（Bill Hayton）的风流轶事，都是非常的侧面描写，几乎全是斯迈利自己胡思乱想时想到的。这个侧面最体现斯迈利自闭软弱无奈的性格，虽然深富才华正直诚恳，却一直被他的世界伤害和背叛着； 侧面2：“证据作战”，老总临下台前，为挖出鼯鼠，派出手下裴杰岷（Jim Prideaux）进行的“证据作战”行动。行动惨败，差点闹出外交丑闻，裴杰岷在捷克被抢伤和关押，老总为此下了台不久郁郁去世，“证据作战”的失败差不多是全书中最重要的事件； 侧面3：神秘的老师，裴杰岷在行动惨败后被赎回英国，隐姓埋名在一间私人住宿学校教书，这个侧面完全由一个小学生的观察而来，在这个面上的表达是特别的隐讳，内容却差不多和主线完全平行发展并遥相呼应的。书里悲剧人物比比皆是，老总是，斯迈利是，鼯鼠也是，甚至卡拉都是，但谁都比不过裴杰岷，他是一个最彻底的

《锅匠、裁缝、士兵、间谍》

悲剧人物，很希腊式的背叛与复仇；侧面4：小混混陶瑞基（Ricky Tarr）的经历，从香港与苏联女间谍的结识，到逃回英国，到妻女的经历，到最后回巴黎，他虽然出场不多，对整个事件却有很大的推动力；底面：苏联间谍头子卡拉，对他几乎没有正面描写的部分，只有一次直面，却处处如阴魂一样出现在书中各个角落，冷静阴暗高明偏执，和老总，和斯迈利一直斗智斗谋，并利用斯迈利的弱点，更好地保护他的鼯鼠，玩心理战的高手。勒卡雷布下这六个面后，接下来就是把每个面都弄混了，只有中间的核心不变，每个面都变得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情节啦细节啦，全搅到了一起。读者将和斯迈利一起动手，复原这个魔方，把每一块都调整到它该处的位置上。到最后，尘埃落定之时，确实就是每一块都精确地在正确的位置上——结果就是斯迈利抓出了鼯鼠，你获得了极大的智力和阅读快感，非常有意思的阅读体会，一场精确高明的智力游戏。只是，斯迈利时代的冷战很快就会结束，这个完美的魔方间谍世界，会轻轻被搁在一边，寂寞而完整地封存起来。只有拿起这本书，把它读完，它的光彩和鲜活才会再度重现。

章节试读

1、《锅匠、裁缝、士兵、间谍》的笔记-第234页

“ ‘ 我喜欢你有疑惑。 ’ 他说： ‘ 这使我知道你的立场，但是别太纵容疑惑，否则你会感到厌烦。 ’ ”

2、《锅匠、裁缝、士兵、间谍》的笔记-第28页

他要定居下来，作个虽有点奇怪、散漫而又退缩的人，但仍保留一两项可爱的习惯，如在人行道上漫步时自言自语。这也许有些退化，但当前谁不如此？退化，但忠于自己的时代。毕竟，每个人都会有面临选择的时刻：他该向前走，还是向后退？不去赶每一阵流行的小旋风，并没什么可耻。只要知道自己过得有价值、能坚持，成为自己这一代的中流砥柱，就够好了。而如果安妮想回来——那么他会开门请她走路。

3、《锅匠、裁缝、士兵、间谍》的笔记-林子书译本的第一章里的内容

整个暑假，罗比尔很不自在地由一个家转到另一个家，一下子被拥抱，一下子被舍弃的同时也常为杰岷感到焦虑：他的背痛不痛？他现在无书可教，只靠半学期的薪水过日子，不知在兼些什么工作？最糟糕的是，新学期开始后，不知还能不能在凹地里找到他？比尔有种形容不出的感觉，总觉得杰岷在这世上过着一种朝不保夕的生活，随时都会消失无踪，他很害怕杰岷也和他一样，没有一种天然的引力支持着他。回想他们第一次见面的情景，特别是杰岷问他有没有朋友的话，心里就有种恐慌，怕自己在爱的这方面使他的父母亲失望一样，也因为年龄的悬殊而使杰岷失望。因此杰岷只得继续向前，而且已经用他那淡颜色的目光搜寻学校的其他地方，以寻找新的友伴。他也想象杰岷就跟他一样，对辜负他的人反而有种强烈的依恋，因此渴望能找到一个代替品。想到此，比尔的沉思便无法继续了：他不知道成年人如何彼此相爱。

他几乎没有什么实际的办法。他去看一本医学书籍，并询问他母亲关于驼背的事，他也想偷他爸爸一瓶伏特加，好带回学校做诱饵，但却不敢。最后连他母亲的司机将他送回他从前痛恨的石阶前时，他连再见都不曾回头说一声，就奋力直奔凹地的顶端，令他大感高兴的是杰岷的拖车仍停在凹地底部的老地方，比以前脏了些，旁边还多了一小块新土，他猜想那是用来种冬季蔬菜的。杰岷坐在车阶上对他露齿而笑，似乎他早已听到比尔的脚步声，在他出现在土丘前，便已准备好那个欢迎的笑容了。

那个学期杰岷为比尔取了个绰号，他不再叫他比尔，而改称他为“大象”。他没有说明这绰号的典故，而比尔呢，就跟他受洗时领取教名一样，毫无反对的机会。而比尔也任命自己为杰岷的监护人，地位和政府的摄政相当；是已与杰岷分手的那位爱友的替身，不管那个朋友是谁。

4、《锅匠、裁缝、士兵、间谍》的笔记-第236页

“ 如果你想听我说教，我可以告诉你，卡拉绝不是不怕火炼的人，因为他太狂热。如果让我一直追下去，总有一天‘骄傲’将会成为他的致命伤。 ”

5、《锅匠、裁缝、士兵、间谍》的笔记-第383页

他在客厅门口侧耳倾听了一段时间，终于容许心头的积怒探出头来。想起他那些在摩洛哥被屠杀的情报员，他个人被放逐到布列斯顿的羞辱，及当你越来越老、青春渐渐从手指间溜逝的挫败感；愈来愈近的单调和无聊，他爱人的、享乐的和欢笑的力量被截断，他希望赖以生存的标准不断地腐蚀，借口自己在作默默地奉献而加诸自己身上的种种压抑和限制——他很想把这一切全部扔在彼尔冷笑的脸上。韩彼尔，这个曾经是他衷心信服而向他忏悔的人；韩彼尔，是随时

《锅匠、裁缝、士兵、间谍》

可以找他一起欢笑、一起聊天、一同去喝杯滚烫咖啡的好同事；韩彼尔，他是处世立业的模范。而且，还不止于此。如今他才看见，也才知道，彼尔不仅是他的模范，而且是鼓舞他的原动力，是执着某种旧式浪漫主义之火炬的导师，是到现在为止令皮特觉得生命还算具有意义的英国观念（正因为它的模糊、含蓄和无从捉摸、而更足以代表英国）。此刻，皮特的感觉不仅是被出卖，而且觉得像个骤然失去所恃的孤儿。他深埋了如此之久的怀疑、对外在现实世界（他的女人、他尝试过的爱）的愤怒，现在又转向“马戏团”和曾构成他的信仰、如今已经失败的那种魔术上。

6、《锅匠、裁缝、士兵、间谍》的笔记-第三十六章

.....他很想把这一切全部扔在彼尔冷笑的脸上。韩彼尔，这个曾经是他衷心信服而向他忏悔的人；韩彼尔，是随时可以找他一起欢笑、一起聊天、一痛去喝杯滚烫咖啡的好同事；韩彼尔，他是处世立业的模范。

而且，还不止于此。如今他才看见，也才知道，彼尔不仅是他的模范，而且是鼓舞他的原动力，是执着某种旧式浪漫主义之火炬的导师，是到现在为止令皮特觉得生命还算具有意义的英国观念（正因为它的模糊、含蓄和无从捉摸，而更足以代表英国）。此刻，皮特的感觉不仅是被出卖，而且觉得像个骤然逝去所恃的孤儿。

7、《锅匠、裁缝、士兵、间谍》的笔记-第290页

“所以我们的杰岷对国外的情形非常熟悉，他那副孤儿似的外表非常吸引我，令我无所抗拒。此外，他虽然集欧洲各地之大成，但可不要搞错，他仍是道地的英国人。他目前是个奋发但有点困惑的人，因为他刚注意到足球场边线外还有一个天地，那天地就是我。”

8、《锅匠、裁缝、士兵、间谍》的笔记-第134页

此后，比尔注意到杰岷脸上时常有种阴郁的表情，还带着种警觉，有时候看起来像在生什么气似的，每个傍晚在薄暮中散步，或者坐在拖车对面的山丘上，对寒冷和潮湿浑然不觉，一边抽着他的小雪茄，一边啜饮着伏特加酒，一任暮色向他靠拢。

9、《锅匠、裁缝、士兵、间谍》的笔记-第八章

在我内心中我是自由的，你只见过我的缺点——酗酒、恐惧，以及我们生存所依附的谎言。然而在我内心深处却燃烧着完整而幸福的火光。以前我认为情报世界是一个被隔绝的地方，而我是被永远放逐到这个半人半鬼的岛上。但是，桑，它并不是孤立的。上帝对我显示它就在此处，在真实世界之中，在我们四周，我们只要打开门走出门外，就是自由的了。桑，你一定久已渴望我现在已找到的光明，它叫做爱。

10、《锅匠、裁缝、士兵、间谍》的笔记-第407页

以罗比尔的眼光来看，那学期余下来的时间里，杰岷的举止跟他母亲在他父亲离开后的举止很相似。他花许多时间做些微不足道的小事，就像替学校的戏剧社装置灯光，用粗绳条补足球门网，在上法文时，小小的发音不准确，也会令他十分痛苦。但像散步和唯一的高尔夫球运动，他反而全部置诸脑后，晚上也完全待在屋内，毫不涉足学校以外的地方。最糟的是，当罗比尔出其不意地注视他时，常会发现他两眼空洞无神，此外，他会在上课时忘记不少事情，甚至连用红笔打高分，罗比尔还得每个星期提醒他交出这种成绩簿。

为了援助他，罗比尔负起了调灯光的任务。因此，在预演时，杰岷就必须给他一个特别的信号——只给比尔（译注：比尔与彼尔皆为Bill）一个人——也就是在他想要脚灯渐渐消失时，他就举起一只手臂，然后放下来垂在身旁。

不过，过了一段时日，杰岷对治疗似乎渐渐有了反应。当他“母亲死亡”的阴影渐渐消失之后，他的

《锅匠、裁缝、士兵、间谍》

眼睛愈来愈清晰，而且再度警觉起来。在公演的那个晚上，罗比尔从没看见他这么开心过。当表演完毕，他们带着疲惫和得意洋洋的心情走回大楼时，他大叫道：“嗨，大象。你这个傻家伙，你的雨衣呢？没看到在下雨吗？”罗比尔还听到他对一位来访的家长说：“他叫比尔，我们都是新来的。”罗比尔终于说服了自己，那把手枪，根本只是个梦。刚开始因为听说林子书先生翻译的时候把人名都翻成中式的便于记忆，为了照顾自己小小的脑容量才找来看。确实蛮好记，可是比尔=彼尔=Bill的这个梗我一直到最后一页的这个译注才反应过来，谁能理解当时在训练场阳棚下的我的心情？……

11、《锅匠、裁缝、士兵、间谍》的笔记-第369页

不过，乔治就不会垮下来，孟德皓赞叹地想。虽然他看似一棵弱不禁风的橡树，别人以为一阵风就会把他吹倒，但当狂风暴雨来临的时候，他却是唯一到最后仍然屹立不动的人。

12、《锅匠、裁缝、士兵、间谍》的笔记-第69页

以前我认为情报世界是一个被隔绝的地方，而我是被永远放逐到这个半人半鬼的岛上。但是，桑，它并不是孤立的。上帝对我显示它就在此处，在真实世界之中，在我们四周，我们只要打开门走出门外，就是自由的了。桑，你一定久已渴望我现在已找到的光明，它叫做爱。

13、《锅匠、裁缝、士兵、间谍》的笔记-第294页

乔治昏昏欲睡的脑海里交织着成串成串的疑惑、猜测和已确知的事情。他想起安妮，疲倦中对她产生深切的怜惜，渴望用脆弱的自己去保护这个脆弱的女人。他像一个年轻人般，高声呼唤她的名字，想象着安妮美丽的脸蛋在微光中俯视着他，结果惹来葛太太在钥匙孔外大叫他不要吵闹。他又想到陶瑞基和爱娜，徒然想着爱情和忠诚的问题，最后他想到裴杰岷和明天所蕴含的希望，他极谦虚地相信自己已逐渐接近胜利。他已走过很长的路，在汪洋大海上瞻前也曾经顾后，如果运气不错，他明天可能会看到陆地。也许是一个平静的小荒岛，一个卡拉从来没听说过的地方，是上帝为他和安妮安排的，他睡着了。

14、《锅匠、裁缝、士兵、间谍》的笔记-第125页

“你太淘气了，乔治。你在听吗？看着我，别看那边，那边只有霓虹灯和罪恶的城市。整个世界上到处都有想要将我们的时代化为零的坏人，你为什么要帮他们？为什么？”
“我没有帮他们，虹霓。”
“你明明在帮着呢，看着我。以前的时光多好，你在听吗？那是一个真正伟大的时代，真正值得英国人骄傲的时代。现在他们骄傲得起来吗？”
“那可不是我做得了主的，虹霓。”“我所爱的这些可怜人。为了大英帝国、为了控制时代的浪潮而接受训练。如今都走了，都被消灭了，再见吧，世界。你们是最后两个了，乔治，你和彼尔。可恶的普溪勉强算有一点这种成分。”

15、《锅匠、裁缝、士兵、间谍》的笔记-第78页

也许我从不曾离开这个地方，乔治想着，在纠缠的玫瑰丛中和他并肩而行，破旧的秋千，湿润的沙坑，在晨光中如此醒目的红色房子。也许自上次会晤，我们一直就在这里。

16、《锅匠、裁缝、士兵、间谍》的笔记-第363页

正如裴杰岷所说：“若要生存，就要有不断怀疑的能力。”所以说真的他之所以被出卖以后仍旧维护Bill并不是因为没有怀疑而仅仅只是不愿。意。

17、《锅匠、裁缝、士兵、间谍》的笔记-第84页

乔治一个人站在马场远端滴雨的树下，一边深呼吸，一边试着理清自己的情绪。他的怒意像旧疾复发一般地回来，使他也感到惊异。自从退休后，他便否认这股愤怒的存在，避开任何会触及它的东西：报纸、以前的同事、诸如莫鲁迪昨天说的闲话。在靠着他的机智及相当的记忆过了半辈子后，他让自己沉溺于忘怀。他强迫自己追求学术上的兴趣，那是他在“马戏团”时用来消遣的，但现在他不再任职，学问竟也不再具有意义，完全无意义。他有时真想叫：没有意义！

“把那些烧掉吧，”安妮曾想多少帮点忙地建议，她指的是他的书。“把房子烧了也可以，但人别颓废了。”

如果她所说的颓废是指听天由命，那她说对了，因为那正是他的目标。他曾经试过，真的试了，在他接近保险广告所乐于称呼的所谓“生命的黄昏”时，成为一个典型的靠利息过活的人，虽然并没有一个人——安妮更别说了——为他的努力表示感谢。每天早上当他起床，以及晚上又独自一人回到床上时，他都会提醒自己说，他从来不是一个“不可或缺”的人。他使自己相信老总临终前那可怖的几个月，当灾难以惊人的速度接踵而来时，他以错误的判断坏了许多事。偶尔他的职业本能会反叛地说：你知道那地方情势恶化，你也知道裴杰岷被出卖——有什么比在背上中了一两颗子弹更足以为证的？可是你为何不采取行动？然后他就会自答：知道又怎么样？就算他判断正确又怎么样？“自以为只有一个中年的胖间谍才能挽救世界，本身就是一种全然无可救药的虚荣。”他总是这么告诉自己。还有几次则是：“我还没有听说过任何离开‘马戏团’的人是把事情完全料理清楚的。”

安妮虽然不曾研究过他的工作，却是唯一不相信这种说法的人。事实上，她相当积极（只有女人才能对公事如此积极），一直驱使他回去担负起他丢下的工作，绝不要因为这几句谁都说得出的歪理而轻易放弃。当然她并不知道任何事，但是有哪个女人会因为自己不知道就不采取行动的？她感觉到了，并且因为他竟然不遵照她的感觉行动而看不起他。

而现在，就在他将要相信自己的信条（安妮迷恋一名失业的演员，而使这个伟绩更形不易）之际，属于他的过去的一些鬼魂——莱肯、老总、卡拉、普溪、德比、洛伊，最后则是韩彼尔本身——却闯入他的密室中，将他再度拖回这个花园，并且高高兴兴地告诉他，过去被他称为虚荣的事情，竟然全是真的。

18、《锅匠、裁缝、士兵、间谍》的笔记-第399页

“噢，他妈的，我把他弄回来了，不是吗？”彼尔厉声地说。

“对，你实在很好心。告诉我，杰岷在离开去执行‘证据’之前，有没有去找过你？”

“有，是有这么一回事。”

“他说了些什么？”

彼尔犹豫了很久很久，始终没有回答这个问题，但无论如何，答案已写在那里：他那突然空虚的眼神、闪过他脸上的惭愧表情。乔治心想，他是来警告你，因为他爱你。他去警告你，同时来告诉我老总已经疯掉，但他找不到我，因为我在柏林。杰岷自始至终都在背后照拂你。泪流满面TAT

19、《锅匠、裁缝、士兵、间谍》的笔记-第三十八章

乔治心想，他是来警告你，因为他爱你。他去警告你，同时来告诉我老总已经疯掉，但他找不到我，因为我在柏林。杰岷自始至终都在背后照拂你。

20、《锅匠、裁缝、士兵、间谍》的笔记-第333页

“原来你从‘证据’事件后就不曾见过你那位最老、最好的朋友，他失踪了。”

“我已经把德比说的话告诉你了。那时我已在界限之外，被孤立和隔离。”

“不过彼尔一向不是那么遵守规则的人，不是吗？”乔治以回忆的口气说。

“而你对他一向都有偏见。”杰岷咆哮道。大泪点T^T这种时候了还在维护他。

《锅匠、裁缝、士兵、间谍》

21、《锅匠、裁缝、士兵、间谍》的笔记-第63页

拥有另一种语言，就是拥有另一个灵魂。

22、《锅匠、裁缝、士兵、间谍》的笔记-1

他也想象杰岷就跟他一样，对辜负他的人反而有种强烈的依恋，因此渴望能找到一个代替品。想到此，比尔的沉思便无法继续了：他不知道成年人如何彼此相爱。

23、《锅匠、裁缝、士兵、间谍》的笔记-第291页

到这儿，字迹仍然很工整，但再下去就比较龙飞凤舞。

“他有种沉重的沉默气质，使人会听命于他，确实说起来，是个不动感情的人。是那种精明能干、领导人于无形的人，您知道我一向不善‘演戏’。必须由您常常提醒我，您对我说，除非我亲身体会到生命的危险，否则永远不会了解生命的奥秘。但杰岷凭着本能扮演自己的角色……运用自如……他是我的另一半；我俩合在一起，可以变成一个难以思议的完人，只可惜我们俩都不会唱歌。范老师，您可曾有过您知道必须出去找个新朋友、不然这个世界会在您跟前消逝的感觉吗？”

信上的笔记现在又比较工整了。

24、《锅匠、裁缝、士兵、间谍》的笔记-第232页

“我采取的是同病相怜的路径。‘听我说，我们都快要老了，我们一直过着一心找彼此制度的缺点的生活。我看得出东方的价值，如同你看得出我们西方的价值一样。我确信我们两个人都厌恶地尝过这一次悲惨战争所带给我们的技术上的满足。但现在你自己的那方要杀你了。你不认为现在是认清你那一边和我这边的价值都一样少的时候了吗？看清楚点，’我说：‘干我们这一行所看见的，永远都是消极的一面。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两人都终将无路可走。我们两个人在年轻时都曾有过极大的抱负……’我再度感觉到他内心的震颤——西伯利亚——我触到了一根神经。‘但是现在再也没有了。不是吗？’我催促他回答我这个问题。他难道没有想到，他和我在生命上可能是殊途同归吗？即使我的结论来自他所谓的‘不解放’吧，我们的工作却是一样的呀！举例来说，他难道不相信所谓政治的平等是毫无意义的？那些政治家的伟大设计，除了把旧日的不幸换个包装以外，并没有任何真正的成就！因此他的生命——由另一个毫无意义的行刑枪手中拯救下来的生命——是更为重要的，就伦理和道德的观点来说，比所谓责任感、义务、实践，或任何使他处于目前这种自我毁灭的东西重要得多了？这样过了一辈子的他难道就没有想过，也不会怀疑一个以他根本不曾犯过的罪名便要冷血地将他枪杀掉的制度，它的完整性在哪里？我请求他——是的，我想我的确恳求过他；在我们到机场去的途中，而他仍然没有对我说过半句话——我请求他想想，是不是真的相信他所服务的‘马戏团’直到此刻仍真诚地对待他？”

25、《锅匠、裁缝、士兵、间谍》的笔记-第375页

独坐在黑暗客厅里的乔治，也正在管理部买的那张极不舒服的椅子上等着，头部以一种难过的角度夹着电话的听筒。偶尔，他会喃喃地说几句话，孟德皓也喃喃回敬几句，但在大部分时间里，他们分享着沉默。乔治的心情低落，甚至有点阴郁。像演员一样，在戏幕升起前，也会有种近似反高潮的感觉。以及一些伟大的事情缩小成一个既渺小又平凡的结局后的失落，正如在奋斗了一辈子后，死亡本身也是既渺小又平凡了。他并没有一种他以前所熟悉的征服感，他满脑子想的都是人，这是他害怕时的特征；并没有特别的理论或评断，只是思考每个人会受到什么影响，然后感到自己责任重大。他想到杰岷、山姆、虹霓、麦斯和韦杰利，以及这些人完全被破坏掉了的忠诚；在另一个不同的范畴里。他想到了安妮，和他们在康瓦耳悬崖上那段绝望而错综复杂的谈话。他在想，人与人之间有没有不必依靠任何自欺就能存在的爱。他多希望自己能在事情发生之前起身离开，可是他不能这样做。他以

《锅匠、裁缝、士兵、间谍》

一种颇像父亲的方式替古皮特担心，担心他如何承受成长期中最后的挫伤。他又想起他埋葬老总的那一天。他想到有关卖国者的心理，天下有许多说不出道理的、愚蠢的暴力行为，也有同样情形的卖国者吗？他这才发现他所信仰的一切知识或哲学上的法则，在面对人类的处境时就完全不管用了，这种消沉使他自己很担心。人与人之间有没有不必依靠任何自欺就能存在的爱。

26、《锅匠、裁缝、士兵、间谍》的笔记-第18页

那个学期杰岷为比尔取了个绰号，他不再叫他比尔，而改称他为“大象”。他没有说明这绰号的典故，而比尔呢，就跟他受洗时领取教名一样，毫无反对的机会。而比尔也任命自己为杰岷的监护人，地位和政府的摄政相当；是已与杰岷分手的那位爱友的替身，不管那个朋友是谁。

27、《锅匠、裁缝、士兵、间谍》的笔记-第126页

他转身上路时，听到她又开始哼歌曲，声音之大，简直就像尖叫一样。然而此刻他心中对这刺耳的声音根本毫无所觉，他在盲目的黑暗中前进，警觉、愤怒及厌恶感如潮般汹涌而至，天知道究竟还有什么正等着他。

28、《锅匠、裁缝、士兵、间谍》的笔记-第108页

最近每天都瞎忙
经常犯二 不过也还好 都步入正轨了
毕竟没有一帆风顺的生活
不管怎么说我终于过上了我想要的生活 正装皮鞋还有领带
虽然我真的很讨厌纯白的衬衫和发的那条带有公司logo的红色领带
不过还好至少我还有那么多条自己的领带
领带 皮鞋 西装
看着镜子 然后我看到了 我深爱的二十世纪六十年代
还有锅匠水手士兵间谍
那里面的老头像极了我去世的爷爷
戴的眼镜 穿的西装马甲 皮鞋 手里一支点燃的香烟
无数个年幼的夜里
一张大大的褐色书桌的两头
一边是读书的爷爷
一边是读书的我
一盏黄黄的台灯懒洋洋的播散着暖暖的灯光
空气似乎都在静谧的夜晚凝结了
只有书本翻页和报纸翻面的哗哗声
小时候我觉得这就是永恒
因为爷爷就是我的世界
我小时候无数次幻想过长大后失去爷爷的我会是什么样子
但是无论是多么可怕的噩梦
都无法形容2011年的那一个夜晚
愿上帝与你同在
amen
我会继续行走在1960s冷战正酣的那片寒冰上
正装 领带
和一个孩子已经长大的影子

29、《锅匠、裁缝、士兵、间谍》的笔记-第368页

《锅匠、裁缝、士兵、间谍》

这种事他以前看过：雄赳赳的硬汉在四十岁的时候垮下去。他们总把一些不如意的事埋在内心深处，假装没这回事，进而全心仰赖一些结果根本不是大人物的西人，然后有一天大人的西洋镜被拆穿，英雄完蛋了，这些人便落得坐在办公桌前，眼泪像雨水一样倾泻在记事簿上。

30、《锅匠、裁缝、士兵、间谍》的笔记-第7页

“我有个名字叫比尔。”他说：“比尔是我的教名，但翟校长叫我维廉。”
“好名字。”
“是的，先生。”
“我认识一大堆叫做比尔的人，都是好人。”于是这个大泪点需要拐回头看才看得明白T^T

31、《锅匠、裁缝、士兵、间谍》的笔记-第三十六章

他在想，人与人之间有没有不必依靠任何自欺就能存在的爱。他多希望能在事情发生之前起身离开，可是他不能这样做。

32、《锅匠、裁缝、士兵、间谍》的笔记-第11页

不过，你倒是个很好的观察员，我对这点毫无疑问，老朋友。我们单身汉都善于观察，没有人可以依赖，对吧？我以为没人注意到我，你出现在地平线上时，真把我吓了一跳，还以为你是个魔法师哩！我敢打赌，你是这单位里最好的观察员，罗比尔，只要你戴上眼镜，对吧？

33、《锅匠、裁缝、士兵、间谍》的笔记-第1页

拥有另一种语言，就是拥有另一个灵魂。

您可曾有过您知道必须出去找个新朋友、不然这个世界会在您跟前消逝的感觉吗？

象演员一样，在戏幕升起前，也会有种近似反高潮的感觉，以及一些伟大的事情缩小成一个既渺小又平凡的结局后的失落。

他在想，人与人之间有没有不必依靠任何自欺就能存在的爱。

不过他脑海里浮现出一个苏联木娃娃的形象，打开这种娃娃的身体，会发现另一个娃娃，而那个娃娃的身体内还有一个娃娃。如今活在世界上的人中，只有卡拉见过彼尔体内最小的娃娃。

幻想？这是否就是卡拉称呼“爱”时所用的名词？也是彼尔对爱的感觉？

34、《锅匠、裁缝、士兵、间谍》的笔记-第三十六章

乔治在凝视身旁的旧冰箱时恐怖地想，老天爷救我，我从没想过这点：假设他想把那两瓶牛奶瓶放回冰箱，那该怎么办？

.....
然后，一时间，乔治的一部分自我突然公开反对另一部分自我。曾经在莱肯的花园侵袭他、自此以后就宛如一股令人担忧的潮汐般阻止他进展的、那个怀疑而且愤怒的巨浪，现在已经驱使他走向绝望之途，然后叛变：我拒绝。世界上没有任何意见事值得一个人为了它去毁灭另一个人。然而，痛苦和背叛的道路，总是要在某个地方到达终点。在此之前，这个背叛的人不会有任何前途可言，只能继续滑向另一个比目前更可怕的情况。这个人是我的朋友和安妮的情人，杰岷的朋友——就我所知——

也是杰岷的情人，大众受其害的是他的叛国行为，而不是他那个人。

韩彼尔出卖了大家。身为一个情人、一个同事、一个朋友、一个爱国分子、一个被安妮笼统地称为“模范”的绝顶珍贵的团体中的一员，他背叛了他的每一种身份。他竭尽所能、公然地追求一个目标，但暗地里却在完成和它对立的目标。乔治很清楚，即使到现在，他还是没法完全了解这骇人听闻的重叠。但他自己的一部分已替彼尔辩护起来。彼尔是否也被人出卖过？他耳边响起虹霓的悲叹：“我所爱的这些人，为了大英帝国，为了控制时代的浪潮而接受训练……你们是最后两个了，乔治，你和彼尔。”他带着伤痛的心情明白地了解到一个野心勃勃的人，生来就是要让人画上大油画的，在“统治、分化和征服”这套理论下长大，他的眼光和虚荣心与叶普溪一样，都着眼在世界级的竞赛上，结果，现实的影响力像过不了岛屿的一波可怜的海水。因此，乔治不仅感到厌恶，而且——不管那一刻对他有多么重要——对他应该去保护的制度兴起了一股怨恨。“要知道，社会契约是双方面。”莱肯曾说。部长那不负责任的虚伪，莱肯那自以为是的道德标准，叶普溪狐假虎威的贪婪：这些人使任何契约都失去效用——别人为什么要效忠他们？

其实，他早就知道，他自始至终都知道彼尔就是“鼯鼠”。老总也知道，而莱肯在孟德皓家时亦已知道。虹霓、杰岷、叶普溪和艾德比也都知道，他们几个人全都默默地分担着这件未曾明说但心里都有数的事，他们只希望它会像某种不应该发生在自己身上或从来没诊断出来的疾病一样不药而愈。

至于安妮呢？她知道吗？这是否就是康瓦耳悬崖上的那一天，罩在他们身上的阴影？

乔治看看自己目前的样子：一个没穿鞋的肥胖情报员，既辜负了人家的爱也无力去恨（这话很有安妮的口气），一手拿枪，一手抓住一条绳子，在黑暗中等待。然后，他仍然握着枪，蹑手蹑足地退到窗口，从那儿迅速地连续发出三次短的闪光信号，并耐心等到对方回了信号之后，才回到监听的岗位上。

35、《锅匠、裁缝、士兵、间谍》的笔记-第224页

我们每一个人的同情心都是有限的。如果我们对每只迷途的猫都滥施同情的话，我们永远无法接触到事物的中心

36、《锅匠、裁缝、士兵、间谍》的笔记-第380页

然后，一时间，乔治的一部分自我突然公开反对另一部分自我。曾经在莱肯的花园侵袭他、自此以后就宛如一股令人担忧的潮汐般阻止他进展的、那个怀疑而且愤怒的巨浪，现在已驱使他走向绝望之途，然后叛变：我拒绝。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件事值得一个人为了它去毁灭另一个人。然而，痛苦和背叛的道路，总是要在某个地方到达终点。在此之前，这个背叛的人不会有任何前途可言，只能继续滑向另一个比目前更可怕的情况。这个人是我的朋友和安妮的情人，杰岷的朋友——就我所知——也是杰岷的情人，大众受其害的是他的叛国行为，而不是他那个人。

韩彼尔出卖了大家。身为一个情人、一个同事、一个朋友、一个爱国分子、一个被安妮笼统地称为“模范”的绝顶珍贵的团体中的一员，他背叛了他的每一种身份。他竭尽所能、公然地追求一个目标，但暗地里却在完成和它对立的目标。乔治很清楚，即使到现在，他还是没法完全了解这骇人听闻的重叠。但他自己的一部分已替彼尔辩护起来。彼尔是否也被人出卖过？他耳边响起虹霓的悲叹：“我所爱的这些人，为了大英帝国，为了控制时代的浪潮而接受训练……你们是最后两个了，乔治，你和彼尔。”他带着伤痛的心情明白地了解到一个野心勃勃的人，生来就是要让人画上大油画的，在“统治、分化和征服”这套理论下长大，他的眼光和虚荣心与叶普溪一样，都着眼在世界级的竞赛上，结果，现实的影响力像过不了岛屿的一波可怜的海水。因此，乔治不仅感到厌恶，而且——不管那一刻对他有多么重要——对他应该去保护的制度兴起了一股怨恨。“要知道，社会契约是双方面。”莱肯曾说。部长那不负责任的虚伪，莱肯那自以为是的道德标准，叶普溪狐假虎威的贪婪：这些人使任何契约都失去效用——别人为什么要效忠他们？

其实，他早就知道，他自始至终都知道彼尔就是“鼯鼠”。老总也知道，而莱肯在孟德皓家时亦已知道。虹霓、杰岷、叶普溪和艾德比也都知道，他们几个人全都默默地分担着这件未曾明说但心里都有数的事，他们只希望它会像某种不应该发生在自己身上或从来没诊断出来的疾病一样不药而愈。

37、《锅匠、裁缝、士兵、间谍》的笔记-第406页

乔治耸耸肩，把这一切置诸脑后，像以前一样不相信人类的动机有标准的形态。不过他脑海里浮现出一个苏联木娃娃的形象，打开这种娃娃的身体，会发现另一个娃娃，而那个娃娃的身体内还有一个娃娃。如今活在世界上的人中，只有卡拉见过彼尔体内最小的娃娃。彼尔在什么时候和如何被吸收的？他在牛津时的右翼立场是否也是一种伪装？或相反而言，是卡拉利用来叫他改过的一种罪恶？问卡拉，可惜我没法问了。问杰岷，我永远不该问。英国东部的平原风光慢慢地从窗外溜过，目前呈现在乔治脑海中的是卡拉倔强的脸，而非彼尔扭曲的死亡面孔。“但是你有一个弱点：安妮，她是你这个对一切已毫无幻想的人的最后一个幻想。他断定如果大家都晓得我是安妮的情人，在碰到别的事情时，你会比较无法正确地摸清楚我的底细。”幻想？这是否就是卡拉称呼“爱”时所用的名词？也是彼尔对爱的感觉？

38、《锅匠、裁缝、士兵、间谍》的笔记-第329页

乔治接着的问题似乎使整个漆黑一片的山谷落入绝对之沉默，甚至连他自己都觉得如此了。“关于我他怎么说？”他重复一遍：“关于我他怎么说？”“他给我看一个打火机，说那是你的，是安妮送你的礼物。‘附上全部的爱。’她的名字刻在打火机上。”“他有没有提到那打火机是怎样得来的？杰岷，他怎么说？快说，我不会因为一个苏联无赖开我玩笑而两膝发软的。”杰岷的回答像军人下命令似的。“他说，在韩彼尔跟她发生关系后，她也许想改变打火机上的题辞了。”他摇摇摆摆地朝跟汽车相反的方向走开。“我告诉他，”他生气地大叫：“我当着他那张起皱的小脸告诉他，你不能用那种事来评断韩彼尔。艺术家有跟一般人不同的标准，他们能看到我们没法看见的东西，感觉出我们没法感到的事情。那该死的小家伙只是大笑。‘想不到他画得竟然那么好。’他说。乔治，我对他说：‘滚到地狱去，滚到你他妈的地狱去。如果你那该死的组织里有个像韩彼尔一样的人，你才能跟我们比。’他说：‘全能的上帝，’我说：‘你主管的是什么单位？一个情报组织还是一队该死的救世军？’”“说得好，”乔治终于发表意见了，口气好像是为某项不大相干的辩论作讲评似的。现在拐回头看卡拉那句“全能的上帝”真是太有深意了……

39、《锅匠、裁缝、士兵、间谍》的笔记-第205页

孟德皓说的一句话又回到他心头，那是两夜之前他们在郊区一家阴暗的酒店里喝啤酒时所说的：“开心一点，皮特，老伙伴。耶稣基督只有十二个门徒，其中就出现了一个叛徒。”

40、《锅匠、裁缝、士兵、间谍》的笔记-第29页

但是乔治这么做还有另一个理由，那就是恐惧，每个职业情报员各自有不为人知的恐惧。

41、《锅匠、裁缝、士兵、间谍》的笔记-第166页

艺术家就是拥有两种完全矛盾的观点、却依旧运行良好的家伙。

42、《锅匠、裁缝、士兵、间谍》的笔记-第260页

“我一直认为他是个难以捉摸的魔鬼，但是那晚却不是，相信我。不错，他是很震惊。然而，谁不会呢？他到达时只知道有一件要命的枪杀事件，就这样而已。但是当我告诉他被枪击的人是杰岷时，他像个疯子一样地瞪着我，我以为他会揍我。‘枪杀？什么情形？一枪毙命吗？’我把公报塞到他

《锅匠、裁缝、士兵、间谍》

手上，他一张一张几乎撕烂了地翻……”等知道真相以后再看这一段，第一遍看到时的感动都变成了质疑，那些激动里有多少是所谓的需要自欺才能相信的爱？

43、《锅匠、裁缝、士兵、间谍》的笔记-第367页

乔治是不是也像孟德皓一样守在黑暗里呢？他坐着吗？孟德皓觉得他应该是的。所有他认识的怪人中，乔治可说是最怪的。看到他的时候，你会以为他无法独自一人过马路，但如果你要保护他，不如去保护一头刺猬。

《锅匠、裁缝、士兵、间谍》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